

醉 (Ken 與 Joe 的對話後篇) by Cindy & Kena

這篇故事是接著 Cindy 的《Ken 與 Joe 的對話》繼續發展下去的.....

我和 Cindy 兩人第一次玩故事接龍，每看一次必大笑一次~~這樣做球給對方丟來丟去實在挺有意思的.....

Here we go~~



《Cindy》：

那一天，小飛俠又打完辛苦的一仗，

大明跟著鐵雄到他的小機場去。

"今天真是好險，要不是珍珍及時趕到，我們 2 個都完了，" 鐵雄說。

"是啊，很悶，所以才想來你這裡晃晃。人生真是，什麼時候都說不準啊，" 大明嘆了口氣又說，

"其實我這條命早就豁出去了，只是沒真正打倒他們，實在不甘心。" 大明接著說，

"對了，你這裡有什麼可以喝的嗎?"

"好像沒有，除了上次，珍珍來我這做雞尾酒留下的幾瓶，不知道的什麼酒，" 鐵雄說。

"好啊，拿出來解解渴吧，" 大明說。

"天啊，這是什麼東西，竟如此美味?" 鐵雄微笑著說，

他已經有幾分醉了。

"是啊，你有這種好東西，不早点拿出來。再開一瓶，" 大明說。

大明也醉了，酒都溢出了杯外。

"大明，你醉了，" 鐵雄說。

"沒有，我清醒的很，" 大明說。

"我不喝了，" 鐵雄說。

"搞什麼，陪我再喝一瓶，" 大明說。

"好吧。只是，想不到珍珍有這種好東西，我們都不知道，" 鐵雄笑著說，

鐵雄真的醉了。

"哈哈。珍珍的事情，你不知道的太多了，" 大明趁機挖苦的說。

"亂說，大明，你醉了，" 鐵雄說。

"你知不知道... 她喜歡你，" 大明笑著說。

"越說越離譜了，不給你喝了，" 鐵雄原本有點泛紅的臉頰，更紅了。

"呵呵，你怕了，" 大明說。

"算了，不跟你聊了，我的床借你，去睡吧，" 鐵雄說。

"怕什麼，喜不喜歡這事情，有什麼好怕的?" 大明說。

鐵雄的臉沉了一下說，

"你說，像我們這樣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著的人，有什麼資格去喜歡一個人?"

"你沒聽說，今朝有酒今朝醉?" 大明說。

"大明，我父親..." 鐵雄說。

"鐵雄，你又來了，我們都知道你父親很偉大，可是不要老提到他，特別是現在..." 大明說。

"不，你聽我說..." 鐵雄接著說，"我父親放下我們母子兩，我看我母親整日痛苦

憂愁,

你說, 這樣的愛情好嗎?

不如不要喜歡的好," 鐵雄說.

"你是有愛情恐懼症嗎?" 大明笑著說.

"喂, 我是說真的," 鐵雄一臉認真的說, "不要讓喜歡的人受到傷害, 才是真正的愛情."

"你這個人, 我不懂你..." 大明說完便倒地睡去.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鐵雄看了一下酒瓶說, "伏特加?!"

只是他們兩個不知道, 門外的這時, 正站了一個人,

她不知道該不該進去.....

《Kena》:

她的腦中一片空白, 就這樣怔怔地倚在門邊, 不知道過了多久....

恍神間, 遠處陰靄濃厚的雲層突然鋪天蓋地席捲而來。六月梅雨說下就下, 霎時間閃光像利刃般從空中劈落, 震地雷聲如炸彈緊隨拔地而起, 把珍珍嚇了個手足無措, 頓時省悟自己身處何地。

她急急忙忙欲衝出屋簷奔向摩托車, 但斗大的雨勢已夾雜強勁的風力撲面而來。無奈, 只好又退回廊下, 望著天空估量著這場雷雨的勢態。烏雲去勢雖快, 但濃密而結構嚴整, 看來一時半刻之間不會停。她嘆了口氣, 縮著已經打溼的身子儘量往風雨稍弱的地方躲避。

"今天到底是個什麼鬼日子啊~"她懊惱地想著。

屋內靜悄悄沒有任何動靜。只有她獨自一個人在陰暗雷鳴暴雨的屋簷下, 又濕又冷又害怕地等著暴風雨離開。

昏黃的燈光從半開的窗口洩出，在寬廣的停機坪一片漆黑中格外顯得溫暖。

"他們兩個一定都醉得睡著了，我偷偷進去躲個雨應該沒有關係吧？"她一邊在心中天人交戰著，一邊聽著自己砰砰越跳越快的心跳聲。

手已本能地伸出去輕輕旋開了木門。

《Cindy》：

終於她還是決定推開門。

“珍珍！” 鐵雄看見珍珍，嚇了一跳，鐵雄心想，

“天啊，那麼剛才，我跟大明的對話…

鎮定，我要冷靜，“鐵雄忽然覺得，自己好像回到戰場上。

“你怎麼來了？” 鐵雄說，“不好意思，給你看見我們醉成這樣。”

鐵雄想轉移話題，“千萬別扯回剛才的事，” 鐵雄心想。

“我不怕受到任何傷害，” 珍珍說。

“啊？” 鐵雄一臉疑惑。

“你說的，你剛才說的啊，” 珍珍幾乎要喊了起來。

鐵雄勉強站了起來，靠到牆壁，又倚著壁邊，在地上坐了下來。

他看了珍珍一眼，然後說，

“你知道，我醉了，

我現在講的話，還有剛剛講的話，

以後可能通通都不記得。”

“鐵雄……” 珍珍看起來並不想放過鐵雄，

她要有

答案。

她靠著鐵雄身邊，也在地上坐了下來。

“珍珍，

我一直以為，

我們2個目前的關係，就是最好的關係。

要是一直能保持這樣，每天能夠看見妳，

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一直以為，這樣的狀態，

不要改變最好，” 鐵雄嘆著氣說。

“為什麼，

為什麼只能這樣？” 珍珍說。

“聽我說，珍珍，

別人給的承諾，都是一輩子，

我能給的承諾，

可能只有一天，” 鐵雄說完，便把頭埋進雙腿，不再動了。

珍珍站了起來，

心裡似乎得到答案。

她想幫鐵雄跟大明找些東西蓋著，免得著涼，

卻又想起，

他可能明天真的什麼都不記的了，

就當她沒來過，是不是比較好些？

就當是一場夢吧…

《Kena》：

就在她舉步時，”匡瑯”一聲，一個玻璃瓶子應聲被她踢到牆角，撞到牆壁後又滾了回來。

『咦？』這瓶子看來好眼熟，一時間卻沒想起是她自己帶來的酒。

『Spirytus Rektyfikowany Rectified Spirit（生命之水）…』

這款伏特加，酒精含量是 37.5%，淨飲時（沒有加冰或與其他液體混合）味道應該像「水」，相反酒精含量 40% 以上的伏特加酒入口則會像「火熨」一般。

在”Snack J”時，她習慣用這款伏特加當基酒加上其他飲料或以雞尾酒來給客人飲用，例如血腥瑪莉(Bloody Mary)，螺絲起子(Screw Driver)、伏特加湯力(Vodka Tonic)、伏特加馬丁尼(Vodka Martini)及紅牛伏特加(Vodka Red Bull)等等。那天是大家爲了幫鐵雄慶生，才會帶些食物和酒過來吃吃喝喝，但他們喝的都是她精心調製過的雞尾酒，難怪不知死活還以爲這是一樣的酒呢。

『我的天…這兩個笨蛋…』

他們真的把這幾瓶 Vodka 當水喝嗎？看明天酒醒之後頭不炸掉才怪…』她驚訝地環視著滿地的空酒瓶。

『起來吧，鐵雄……你要睡至少也到椅子上睡呀，睡在地上會著涼的~』她輕輕地想搖醒鐵雄，但他卻滿臉通紅、渾身火燙，絲毫不爲所動。

珍珍無奈，只好舉起鐵雄的右手繞過自己的右肩，左手穿過鐵雄的腋下吃力地將他抬了起來，一步步慢慢地走向沙發。

『呼…』終於好不容易將鐵雄放在沙發上，喘口氣休息一下。

『你可真是重啊，若是阿龍，我可連抬都抬不動，真的要讓他睡在地板上囉~』她在心中 OS 著。

雖是抱怨的口吻，但一看到他那熟睡中俊俏的面容，視線卻像被磁石黏住般，再也移不開。

『他醉得不省人事，如果....我偷偷地親他一下，他也不會知道吧？』這種念頭突然在腦中一閃而過，卻把自己嚇得心跳瞬間加速、血液逆流。

Cindy, it's your turn.....^ • ^

《Cindy》：

突然之間，珍珍燃起偷吻鐵雄的念頭，

但是，鐵雄埋著頭，怎麼親啊？

好吧，

珍珍只得想法把鐵雄扶起到沙發椅上，

只是沒想到，一個大男孩的重量有那麼重，

一個不小心，把鐵雄摔到地上去，

但是鐵雄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啊，抱歉，鐵雄…” 珍珍道歉的說。

“不過既然這樣都不動了，那就表示…” 珍珍心想。

珍珍認真的看著鐵雄，

她從來沒有機會，可以這樣看著他這麼久。

那真是一張俊俏的臉龐，

就算是沉睡之間，也可以看出

眉宇之間帶著幾分豪氣。

鼻樑之下，就是

珍珍實在忍不住了。

珍珍俯下身來，將雙唇靠上鐵雄的臉頰，

她的心撲通撲通的跳，好像快斷了氣一樣，

珍珍再將雙唇慢慢移近她想去的地方，

她真是沒氣了。

就在這時，有人一把抓住了她！不，是抱住她。

“是誰？”

珍珍下意識的想要掙扎，卻怎樣也脫不開，

定睛一看，發現是鐵雄，

是鐵雄抱住她，

但是他看起來，並不是醒著的。

“他是在作夢嗎？”

珍珍好奇的想。

鐵雄緊緊的抱著珍珍，還吻了起來，

珍珍這才發現她自己緊張的不能動，

這不是她朝思暮想要的嗎？

爲什麼要緊張呢？

珍珍決定放鬆心情，任由鐵雄

做任何他想做的。

但是要是過了頭，事後卻又通通不記得，
這樣好嗎？

珍珍想轉身，

只是不可能，

沒想到鐵雄的力氣那麼大，

他真的沒醒嗎？還是…

珍珍無助的看著鐵雄，

他的雙眼始終緊閉。

鐵雄不想睜開眼睛…

他希望這不是真的，只是一場夢，

而且很真的夢，

夢裡有觸感，

有香味，

還有心跳的感覺。

鐵雄怕自己一睜開雙眼，

夢境就消失了。

他們就這樣熱吻了一陣子，

然後鐵雄決定放棄珍珍的雙唇，開始往身上移去。

“不要，不行，” 珍珍無聲的說，

只是她並沒有做出任何實際抵抗的行爲。

突然之間，鐵雄一翻身壓在珍珍身上，

“啊！” 珍珍不覺叫了出來。

“他想做什麼？” 珍珍心想，

珍珍快被鐵雄壓的喘不過氣來，

“我到底要不要呢？…” 珍珍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而且就像她先前想的，

要是事後鐵雄都不記得，

這樣好嗎？

珍珍原本是想偷親鐵雄的，

想不到會變成這樣反過來的局勢，

該不該繼續呢？

就在這時，鐵雄睜開了雙眼，

他看起來就像在半夢半醒之間。

鐵雄看了珍珍一陣子，

珍珍很懷疑他到底是真的在看她，還是在發呆…

“妳會不會覺得很熱？”鐵雄這才開口笑著說。

“啊？”珍珍沒想到鐵雄醒來的第一句話竟然是這樣！

“

我們出去吹風好不好？”鐵雄說完，便拉著珍珍的手走出屋外。

天黑了，但是星星卻很多，

他們2個一同看著天上的星星。

珍珍覺得，

這樣的狀態，

不要改變最好，

這是真的。

《Cindy》：

sorry,

我忘了大明還在地上…

《Kena》：

出到廊下，雨已經停了。

被洗滌過的天空，呈現出一種清爽迷人的深藍絲絨色。散佈無數大大小小閃耀動人的星星，恰似鑲嵌在其中的碎鑽，華麗無邊。

他們兩人肩並肩緊挨著在一張涼椅上坐了下來，鐵雄握著珍珍的左手始終沒有鬆

開過。

『今天真是多虧了妳即時趕到，』他仰著頭，眼睛卻並未睜開，只有嘴唇輕輕掀動。

『妳是怎麼知道我跟大明被困在那間機械室的呢？』

『我也不知道吶。』珍珍低著頭，看著木頭地板上一攤攤水窪，每一攤水中都有星星在向牠眨眼睛。

『不知爲什麼，無論在什麼樣的處境之下，我總是能感覺到你在哪裡、或是危險或安全…….』

她抬起頭俏皮一笑。

『或許，你被我偷偷裝了監視器而不自覺吧！小心哪天把妹也被我抓到喔~』

鐵雄嘴角不禁抿起了一抹微笑。他放開握著珍珍的手，改爲將她環抱入自己厚實的胸膛。

雖然她說的輕描淡寫，但鐵雄心中卻深深地被她多年來的深情而感到歉疚與感動。他們五個人之間互相都有強烈的信任與互助感，和大明並肩戰鬥時，他們兩人就是對方的背後靈，互相掩護對方，從不需有任何顧忌或遲疑。

但珍珍，永遠都在他的身後，不需他開口就能提供他所需的任何協助。她就好似是另一個自己，在她眼中反映出的是他的堅定與剛毅以及無從遁藏的心。

他將下巴抵在她潔白光滑的額頭摩娑著，她的髮絲被風吹起，那麼地輕柔，帶著淡淡的薰衣草香味在他的臉頰上搔著癢。

鐵雄的心中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平靜。血腥的戰場像已是幾世紀前的事瞬間被拋到九霄雲外，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珍珍像隻貓般靜靜地蜷縮在他胸口，心滿意足聞著他帶著 Vodak 的嗆甜與濃厚的男性氣息。腦中一片空白。

就這樣吧！沒有任何紛擾、沒有任何戰鬥、沒有可恨的惡魔黨，永遠可以這樣安安靜靜的坐在這裡，那該有多好？

悠長而緩慢的鼻息聲在耳畔響起，鐵雄這次應該是真的睡著了。

珍珍怕驚醒他仍不敢亂動，又多待了一會兒才輕輕地掙出他的胸前，站了起身舒舒手腳。

『傷腦筋呀，睡在這裡的話，萬一感冒可就要挨罵了，還是拿條毯子給他蓋一下吧！』

她躡手躡腳地又進入了幽暗的屋內，朝著記憶中鐵雄的臥室小心前進。

『碰~』漆黑中不知道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她頓時立足不穩，整個人栽在地上。

『唉呦~』

出聲喊痛的卻不是她，因為落地時她並不是跌在冷硬的地板，而是溫軟中帶著結實的人體之上。

『是……』“大明”“誰”字尚未出口，鼻中吸入熟悉至極的香味，已告訴了他答案。

《Cindy》：

珍珍走回屋內，想拿件衣服出來，卻不小心被大明的腳絆倒，

跌在他堅實的胸膛上。

“噢，大明，對不起...” 珍珍話還沒說完，大明便強拉著珍珍吻了起來。

“大明，你醒醒，不要這樣！” 珍珍叫著。

但是大明一點醒的意識也沒有，強吻了一陣後 竟順手將珍珍的上衣撕開，

珍珍雪白的酥胸露了出來。

大明抱著珍珍反身轉過，

“不要!” 珍珍一邊喊著，一邊掙扎，

可是大明的身子比鐵雄的還要沉，

珍珍覺得她快要窒息了。

接著她竟然感覺有人在她身上摩擦起來，

“鐵雄，救我!” 珍珍大喊。

珍珍不明白，她對大明也挺有好感，

但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她想的是要鐵雄救她...

鐵雄進門便從大明頭上揮了一拳，

“噢...” 大明痛苦的叫了一聲，倒地不起。

“他死了?” 珍珍害怕的說。

“不會，人沒那麼容易死，” 鐵雄淡淡的說。

鐵雄一抬頭，這才發現珍珍酥胸半露，趕緊將臉一側說，

“妳沒事吧，我去拿件衣服給妳。” 說完便走進房去。

珍珍在原地愣了半晌，今天發生的事實在太多了。

“不過我沒有女生的衣服，將就一下穿我的吧，” 鐵雄出來，邊說邊拿了件衣服遞給珍珍，

“我...什麼都沒看見...” 鐵雄側著頭說，他始終沒敢正眼看著珍珍。

珍珍聽了之後，竟然覺得有點莫名的懊惱!

珍珍穿上鐵雄的藍襯衫，將一顆顆的釦子扣起來，

她忽然覺得滿足，

在他的襯衫裡，就好像進了他的懷抱一樣。

“珍珍...” 鐵雄叫了幾聲，珍珍才回過神來。

“啊?” 珍珍有點不好意思的應道，她怕鐵雄知道她在想些什麼而入神。

“珍珍，抱歉，我知道這樣對妳不公平，但是大明是我們的好夥伴，

剛剛的事能不能就... 當作沒發生過?” 鐵雄低下聲說，

“他醉了。

妳如果要氣，就氣我好了，

是我給他喝的酒，不關他的事...”

聽到這裡，珍珍真的火了，啪的一聲賞了鐵雄一個耳光!

“我就知道妳會生氣，” 鐵雄無辜的按著臉說，“但是真的不能怪他...”

“鐵雄，你這個笨蛋，我是在氣你!” 珍珍大喊，“哪天我要真是被人欺負了，

你還是會在袒護你的朋友嗎?”

在鐵雄的心中，友情跟愛情，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 珍珍不明白的想著。

鐵雄沒應聲，他看著躺在地上的大明，忽然有點羨慕他可以那樣睡去，

不用解決這樣的窘境!

“我也醉了，真的，

我說過，我現在講的話，還有剛剛講的話，

以後可能通通都不記的。

我累了，但是

我喜歡妳...”說完以後，鐵雄便跪了下來，趴在地上睡去。

“這算什麼呢？無言的求饒嗎？”珍珍淘氣的心想，“放了他一馬吧。”

是的，Kena 小姐，放了我一馬吧，

這個故事我不能再寫了，

It's way too over...

Cindy 隨興所致 - Yahoo!奇摩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jw!BmQMrJ2RGRmtxLci_rXMFukr/